

雪地追蹤

布長采夫著



雪 地 追 蹤

蘇聯 布良采夫著

許 鐵 城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Георгий Бранцев

СЛЕДЫ НА СНЕГУ

«Советский Воин» № 11—17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本偵探小說，它描寫蘇聯保衛工作人員在人民的密切配合下，忽而在茫茫人森林風的雪地上追蹤敵人，終於捕獲了向潛逃的暗害分子，從而把一批外國特務及國庫的間諜分子一網打盡。這個中篇小說是有助於提高我國國防軍民一般人民的政治警惕性的。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五月出版 營業登記證出字第15號

（北京東西城根胡同十四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 北京第三印刷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年11月北京初版 1955年12月第9次印刷

開本：850×1150 1/32 冊數：4-8/13 字數：101千字

200,001—30,000册 定價：(5)0.45元

目次

刺得光光的腦袋	四
塔斯・拜斯	一〇
夜遇	三
托伊・哈亞	二
熊？	六
新的罪惡行爲	七
打定主意	八
及時追蹤	五
飛機在大森林區上空	六
又是一件血案	三
支援信號	三
奧格蘇特澤夫失算了	七
追緝	四

審訊.....	131
克星伏依湖畔.....	132
公路上.....	136
三月.....	137

主要人物表

格洛霍托夫——蘇軍上校。

綏列斯托夫——蘇軍少校。

諾伏維奇——蘇軍上尉飛行員。

畢特林科——蘇軍中尉。

艾維爾斯切娃——蘇軍中士，無線電通訊員。

貝卡瓦洛夫——亞庫梯集體農莊莊員，老獵人。（過去是蘇軍游擊隊員。）

奧楚洛夫——亞庫梯集體農莊莊員，獵人。（過去是蘇軍戰士。）

齊爾依達——奧楚洛夫的妻子。

費諾庫洛夫——托伊·哈亞礦山警衛隊長。

卡爾里——外國特務機關的代理人。

希爾格——外國特務機關潛伏在蘇聯的代理人。

奧洛蘇特澤夫——特務，化名別洛梅勒斯基，潛伏在托伊·哈亞礦山任警衛隊隊副。

沙拉波林——特務。

剃得光光的腦袋

海參崴直達莫斯科的特別快車，駛過夜色朦朧的西伯利亞曠野，漸漸開近塔爾丹車站。

在軟席車的雙鋪包房裏，坐着一位中年旅客，他是個身材不很高的，長得乾巴巴的，早年就禿了頂的人，並且還長着一雙機警的灰眼睛。

這個人顯然很不安靜。他一忽兒看看手錶，一忽兒瞧瞧擺在窗邊小桌上的火車時刻表，一忽兒又把臉貼近車窗的玻璃，好像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什麼東西似的。

這位旅客雖已確實知道，並且在行車時刻表上證實了下一站該是塔爾丹站，但他還是認為有必要從包房裏走出來，跑到列車員跟前詢問道：

「現在該是什麼站？」

「塔爾丹，」列車員一面簡短而鄭重地回答對方，一面在給手提燈加油，接着補充了一句：「停車五分鐘。」

旅客馬上回到房裏，脫去身上的上衣，單穿着一件色彩鮮艷的絨綫衫。他解下壓在絨綫衫底下的一條又長又寬、色彩同樣引人注目的領帶，把煙斗裝上煙，啣在口中，對着鏡子照了照，然後重新出現在過道裏。

火車驟然減低了速度，制動展吱吱地響了一陣，就停了下來。

那個穿絨絨衣的人，裝作一副欣賞燈光輝煌的車站建築物的神氣，可是眼睛却斜視着右邊的車門進口。他直等到車門口出現了一位新來的旅客時，才輕鬆地舒了一口氣。

沿着過道走來的是一個矮胖的、粗笨的、骨架寬大的漢子，有一張蒙古人似的大臉盤，身條過長，兩條健壯的腿子過短，看來極不勻稱。他穿着一件海豹皮短大衣，鑲着寬闊的黑皮邊，手裏提着一個樺樹皮製式的旅行袋。

剛進來的旅客用一種嘶裂的啞嗓問道：

「哪裏可以坐哇？」

列車員回答：

「哪個房間都可以。」

「請上我這兒來吧，我這兒有空位子。孤零零的一個人可真彆扭，」穿絨絨衣的旅客特別搶着說了一句。

「可是，我並不是個好搭檔，」剛進來的旅客說，「我坐不了多少路……」

機車試了試制動展就震耳欲聾地咆哮起來，車廂好像飯堂裏的盤子叮噹作響，接着就平穩地開動了。

新來的旅客摘下了頭上的皮帽，脫掉了短大衣，把旅行袋掛在鈎子上，便往沙發上坐下。兩個旅客默默地互相端詳了一陣。

「嘿，好一個冷酷鬼，顯然是個又狡猾又貪心的傢伙。」剛進來的旅客這樣想了一下，就第一個打破了沉默。

「瞧，眼看已經交秋啦，」他說着，眼睛盯着對方。

可是對方却把目光轉移到掛着的旅行袋上，說：

「是啊，是啊。這倒是件稀奇東西，我還是第一次見到。恐怕只有在這一帶地方才能買到這樣的東西吧？」

旅行袋的主人否定地搖搖頭：

「這是一種在森林地帶●裏編成的東西，並且非得定做不可。」

說到這裏，穿絨絨衣的旅客便把整個身體往前一探，半耳語地問道：「您是沙拉波林？」

「是啊，您是卡爾里。」新來的旅客反問。

「完全對，」穿絨絨衣的人回答。他站起來，關上門，轉動了一下門把手，看了看手錶，接着就另換了一種口氣，嚴厲地，斷斷續續地問道：「您的車票到哪一站？」

「到大涅維爾，」沙拉波林回答。

卡爾里再也坐不住了。

「很好，」他彷彿對自己說的似的。「您不知道奧洛蘇特澤夫、華西里？」

沙拉波林微微地笑了一下。他的嘴巴在微笑中拉得很長，那片皮肉粗厚的下嘴唇也顯得薄了一些。

「您知道嗎？」卡爾里重複地提出這個問題。

「略微記得一點，」對方回答。

「那末您知道，現在奧洛蘇特澤夫在什麼地方？」

沙拉波林否定地搖了搖頭：

「我不知道……。記得三年以前，我把他送到了國境綫上，一切就……」

卡爾里從行李架上取下一隻不大的皮箱，從箱裏取出了一張地圖，把它攤在小桌上面。

「您瞧，」他說，「從這裏向左，向西，就在那裏的山脚下有一座新的礦山。」

「地方挺熟，我到過，」沙拉波林打斷了他的話。

「那太好了。您到那裏一定能找到奧洛蘇特澤夫。現在他已改姓換名。他在礦山上工作。您什麼時候能到他那裏去呢？」

沙拉波林沉思起來。他的臉好像沉了下去。

「今天是九月十號，」卡爾里猜測到沙拉波林心裏在盤算些什麼，提醒了他一句。

「如果是冬天的話——那就又是一回事，可是現在很困難，」沙拉波林垂頭喪氣地回答。「大森林什麼路也沒有，有的地方要步行，有的地方要用牲口，有的地方要涉水……」

「我不是問你難不難，」卡爾里很粗暴地說道，「我是問，什麼時候您可以撈一筆大錢呢？」
「十二月裏吧，不能太早。」

「也不能太晚了？」卡爾里更肯定地說。

「是的。不……不，不能太晚。」

「這很使我滿意。」卡爾里把手伸進上裝的衣兜裏，取出了厚厚的一疊百元一張的盧布票，當即遞給了沙拉波林。

對方用一雙顫動的手把錢接了過去，點了一遍又一遍，然後咳了一聲，塞進了口袋。

「找到奧洛蘇特澤夫後，你就歸他指揮好了。」卡爾里說。

「就這麼簡單嗎？」沙拉波林吃了一驚說，「他要攆我滾蛋呢？」

「不會攆你的，」卡爾里打斷他的話說道，「我順便給你貢獻一點意見，最好怎樣到他那裏去。」他在桌旁坐下，指頭點着地圖，開始不慌不忙地說明他所認為最方便的路綫。

「您明白我的意思嗎？」卡爾里問。

「這還有什麼不明白的，」沙拉波林懶洋洋地回答。

「那末我們現在來辦一下手續，我馬上……」

卡爾里走出包房，很快就拿來了一杯熱開水。然後打開化粧盒，準備好刮臉用具，把手伸到枕頭底下抽出了一條被單，就用它圍在沙拉波林身上，一直圍到脖子。

沙拉波林困惑不解地看着這一切，但是他並不想提出什麼問題，甚至連卡爾里給他頭上抹了肥皂沫並帶着一種嫌惡的神情開始給他剃光頭的時候，也沒有使他感到沉不住氣。

卡爾里把沙拉波林的頭剃完以後，就提起鋼筆，拿出一個盛着某種液體的小瓶子，把筆頭沾濕，然

後又在沙拉波林的頭上寫起字來。

一個個細小的字母，漸漸組成了單字、句子和字行。起先的時候，這些字母是紫色的，以後慢慢變淡，最後就完全看不見了。

「這上面統統都說到了，」卡爾里做完了這個手續後說道。「這是奧洛蘇特澤夫必須看一下的東西，這不能寫在紙上，也不能帶口信，奧洛蘇特澤夫也必須這樣給您剃頭，然後就用這種東西把頭皮擦乾淨，」他旋即遞給他一個小黑瓶子，「這就可以使他全明白了。」

沙拉波林站了起來，小心地摸了下頭，他的嘴唇又歪斜着微笑了，「真棒，想得太妙了。」

「您現在甚至可以用開水洗頭，」卡爾里這樣准許他，然而他心中却暗想：「這傻瓜不見得真會洗頭吧。」

……沙拉波林在下一站上就下了火車。

塔斯·拜斯●

亞庫梯的集體農莊莊員，有名的獵人貝卡芮洛夫睡了一覺醒來，睜開眼睛，歎了口氣，適才他在夢中看見自己正在行獵，——頭靈活的貂鼠好像爐灶的火簾似地一個勁兒在網裏亂跳亂蹦。

老頭兒又一動不動地躺了一會兒，他希望再回到適才所做的那個夢境裏去，接着翻了個身，從毛皮大衣下面探出頭來，一看錶上的指針已快走到十點了。

貝卡芮洛夫用懶散的動作把自己身上的毛皮大衣扔開，在鋪着熊皮的木板炕上坐了起來，把兩隻赤裸的腳垂到下面。

「房裏真够冷的啦，」他一面想，一面開始很快地穿衣服。

半個鐘頭以後，壁爐已熊熊地燃燒起來。貝卡芮洛夫穿上一件輕巧的鹿毛短皮衣，把牆上的獵槍摘下，珍惜地用手撫摸了一下槍托，揹在肩上。接着他從桌上拿起一個用樺樹皮製成的飯盒子，把昨天剩下的飯食都收集在飯盒內，走出小房子。

這是一個晴朗而寒冷的早晨。

獵狗一見着主人，就興高采烈地向他奔來，又跳又蹦，老想舐貝卡芮洛夫的臉。

「塔斯·拜斯！」老頭溫和地招呼它，「啊，噹噹噹！嘿，再來一下！吃吧！你總比主人吃得

「早。」

獵狗貪婪地朝着食料撲去。

這條獵狗不僅是身材，而且它那一片蓬蓬鬆鬆的黃灰毛，烏黑的脊背，強大有力、深黑色的後脖子都像狼一樣。

貝卡芮洛夫檢查了一下自己那副釘着許多削得很尖很短硬的木釘的滑雪板後，就把煙斗抽了出來。貝卡芮洛夫一面看着獵狗就食，一面嘴裏噴着煙氣，對獵狗說道：

「我們走吧，塔斯·拜斯，打松雞去。」

獵狗一下子在雪地上跑了起來，打着滾、嘶嘶地叫着，似乎用這種動作來表示自己已準備跟隨主人到任何地方去的樣子，然後向和房子相反的方面跑去。

獵人很奇怪。因為，忠實的獵狗往常總是等待着主人，而且總是寸步不離地跟他在一起的。

老頭回進屋裏，丟了幾塊劈柴到壁爐裏，免得它在他回來之前滅掉，然後就登上了滑雪板。

塔斯·拜斯這時已不在房子附近了。貝卡芮洛夫沿着它的踪跡走去。不久，老頭在大森林中一條被車馬壓得很平的道上的拐彎處看見了自己的獵狗。它一面打着噴嚏，一面嗅着那條拐了個陡彎斜向旁邊去的、形跡猶新的滑雪的遺痕。

獵人站停下來，搖了搖頭。

「顯然，昨天夜裏來過一個人，可是沒有上我們這裏來，」他對着狼狗說。「他不想享受一下我們慇懃的招待……這倒很有趣，這傢伙到哪裏去了呢？」

塔斯·拜斯彷彿已經嗅到了一種野禽的味道，直往前面衝去。

貝卡芮洛夫轉到滑雪綫上，沿着它向前走，他那敏銳的、經驗豐富的眼睛立刻分辨出來，並且斷定走過的是一個跟他一樣登着北方滑雪板的亞庫梯人，是一個步法遲鈍的人，顯然，他已好久沒有使用過滑雪板了：他還用上了手杖。貝卡芮洛夫更進一步地斷定，這個人非常疲乏，因為他曾停留過四回，有時身體倚靠着樹，有時甚至坐到雪地上。

走了一個半公里以後，貝卡芮洛夫已全然明白那個陌生人會避過他的房子繞了一個大彎，當他重新上路的時候才作了一次休息，看情況他還睡了一覺。

「爲什麼他要在冰冷的地方過夜呢？」老頭想了想。

貝卡芮洛夫的目光顯出了憂慮和不安。

「回家吧，我們去拿點兒什麼東西來再跟着這個踪跡找去，」他對着狼狗說。

塔斯·拜斯好像懂話似的望着主人。

獵人的這個忠實和勇敢的朋友塔斯·拜斯，是行獵時多次危險事件的參加者，有一次，一隻受傷的黑熊向貝卡芮洛夫撲了過來，獵狗就保護主人，狂怒地咬住了黑熊的喉嚨。黑熊用它的巨掌猛力打了狗頭一下，但是它居然挺住了。從那時候起，就給塔斯·拜斯牢牢地取上了「石頭腦袋」這樣一個渾號。

夜 遇

當沙拉波林已經走到離目的地不遠的地方，他碰上了一場大雪。天氣顯然暖和了。柔軟的雪片飛舞着，很均勻地落在一片白茫茫的大地上。

這使沙拉波林又喜又驚，喜的是大雪可以蓋沒他的踪跡，驚的是行動却益發困難了，而且糧食也已吃完，這使沙拉波林受到了飢餓的痛苦。目前他只剩下了已經開始喝過的一軍用水壺酒，當然，他身上有的是錢，從卡爾里那裏得來了很多錢。一部分錢他已埋藏在大森林中從前的秘密裏，一部分帶在身邊以供不時之需。但是在大森林中，錢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來說有什麼好處？簡直是廢紙！

黃昏時候，沙拉波林終於到達了目的地，透過已經稀疏的大森林可以看到礦山那邊的村鎮。這個地方，沙拉波林極為熟悉，但是他却掩飾不住自己的驚異——這個小小的荒村竟已發展到這樣的程度！這裏出現了許多新的街道，到處都是一批批堅固的、用新松木蓋成的、帶着亮晶晶的窗戶的小房子，家家戶戶的煙囪冒着嫋嫋炊煙。人們都在一本正經地忙碌着。

沙拉波林靠着大樹，眯起他兩隻斜楞着的眼睛，咬着肥厚的嘴唇，費力地在那裏喘氣。他聽到，他的心怎樣在顫抖，怎樣在怦怦跳動。

卡爾里曾警告過他，奧洛蘇特澤夫是住在村頭上的，但到底住在哪一所房子裏——這可沒有說清。

沙拉波林懂得，在夜晚前向村子裏的道路前進，對他是不利的。

沙拉波林在全村朦朧的、逐漸變為濃暗的夜色中，聽見從最大的一所宿舍中出來了兩個人，其中一個他認出就是奧洛蘇特澤夫。

他們並排慢慢地走着，在談論着什麼問題。後來奧洛蘇特澤夫拐個彎，往一座孤立在村外的、只有一扇窗戶的小房子走去。

將到半夜時分，小房子的門被打開了，披着一身雪花的沙拉波林走進了這所小房子。

屋主人背朝着門，坐在一張方凳上，靠近一座燒得很熱的鐵爐子，他驟然轉過身來，一躍而起，腦袋差一點兒碰到了頂棚。

通過桌子上空掛着的燈光。可以看出他那寬頰骨、滿月形的臉盤、粗大的扁鼻子、一雙狐狸似的烏溜溜的小眼睛和那個被什麼牙齒咬斷了似的左耳邊。

他穿着污髒的內衣，一條縫着一行行綫道的棉褲，一雙高到大腿根的用細皮帶吊着的、綁在皮腰帶上面的皮靴。腰帶上還掛着一把亞庫梯獵人使用的短刀。

主人驚訝地注視着剛進來的人。

「沙拉波林？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您好！」沙拉波林無精打采地說了句亞庫梯話向他問候。「吃……我要吃東西，給我點吃的吧，不然我就要餓垮啦……」他大聲地喘着氣，頹然地坐到床上。

兩個人沉默了一晌，沙拉波林呆瞪着自己的一雙腳。